

夏吹竹林风

通山县厦铺镇竹林村,因竹而名,因竹而美,走进,你会发现那些封存的故事,酒一般醇厚,竹一样悠长。

竹林村盛产楠竹,连片竹林达2.2万亩。村里有曹姓一脉,是晚唐著名诗人曹松之后。曹松,字梦徵,他一生坎坷,大器晚成,以苦吟著称,名诗有:“凭君莫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曹松先在江西南昌为官,后避世至江西武宁县东宁乡,这一脉曹氏后人于明初迁竹林村。

我慕名而来,轻风一路,掠过西湖村田埂,穿过桥口村溪流,踏上了满眼翠竹的竹林村。承蒙镇村干部悉心安排,让我思接千载,静赏这方有着千年烟火的山水。

三十平方公里版图,确实胸怀一般;弯弯的山路,媚秀的山丘,蓝天、白云、绿野连为一体的水墨画,如风姿绰约少年,一脸灿烂,牵引着人向径入村落。沿途的竹子,一竿竿斜伸向上,翠色漫过屋角,弯过小桥流水,把各个湾子牵连一起。翠竹漫山遍野的,并非刻意雕琢的景致,而是山脉里的自然与寻常,是大地率性而为的蓬勃生机,是人间烟火绵延不息的强大种子。

在幕阜山脉鄂南大地,楠竹装点了四季风物,也滋养了农家烟火。我沐浴在这

天地的无私馈赠中,越到老来,越感念天地无言而博大的爱——当春风吹醒丘陵,笋尖便破土而出,裹着褐黄笋壳,从石缝、田埂间钻冒出来,沾着晨露,带着泥土清香,成为山里人餐桌上最鲜美的山珍馈赠;到了盛夏,新竹老竹共荣共生,走进竹林,便是竹影婆娑,浓荫蔽日,有老者闲坐房前的竹林下,轻摇蒲扇,闲话陈年旧事,林间清风吹散酷暑,也拂去岁月中淡淡的忧虑;山里的秋天,并没有意想中的萧瑟,倒有如春天般温馨,即便有竹叶泛黄,簌簌飘落,那铺就的金色小径,踏上去沙沙轻响,仿若古村低声絮语,是难得一遇的轻柔 and 遐思;遇上有雪的冬天,琼枝玉树,整座村落静得只剩雪落竹梢的微响,那份清宁而静美,足慰浮躁的身心。

在竹林村,我始认知,竹是村庄的烟火,是村庄的眉眼,更是村庄的根脉,这根脉,深扎在千年岁月深处。

楠木红湾子的永利古桥已修缮好,原先腐朽的木桥改为水泥基底,但整体上仍保存古桥旧貌:木柱木梁,青瓦覆顶,桥身两侧设有木护栏,架着两排长木凳,可容数十人纳凉闲坐。有山风从山坳尽头吹来,生出阵阵清凉。十来个老者闻讯而

捉蛇记

我家住北港镇庄前村寺冲屋,上学得先走一段田间小路,蜿蜒在青绿田垄之间,走到罗汉庙,便踏上平整的县乡公路,再往前走两三百米便是庄前。国道与县乡公路在此交汇,凑成一个丁字路口。往左百余步,横跨北港的便是庄前大桥,过了桥就是横冲村的强华屋;右手边一条沙土机耕路,直通横冲小学。庄前、横冲两村的孩童,日日结伴,都在这所小学读书长大。

强华屋有户人家,人称海林老板,以收蛇为主,也顺带收乌龟、鳝鱼、田鸡,然后转售给老板或饭店。强华屋的胡甫有时会同我们几位同学,放学后结伴往海林家去看蛇。

有一天中午,我们吃完中饭便早早往学校赶去,走到强华屋机耕道上,碰到手里拎着一大王蛇的胡甫。他满脸炫耀,说在路上撞见这条蛇,眼疾手快攥住蛇尾甩了几甩,蛇便软瘫任由摆布,打算送到海林老板家卖掉。我们围住他、紧跟着,又好奇又紧张,眼睛死死盯着那条蛇。没走几步,原本蔫蔫的大王蛇突然发力,身子剧烈扭动,昂起脑袋猛地折返,猝不及防地咬住了胡甫的左耳。胡甫强忍剧痛,

双手紧紧攥住蛇尾,反复甩动、用力抖擻,蛇渐渐没了力气,松开口瘫软下来。胡甫拎着蛇尾快步赶到海林老板家,上称一称,足足一斤八两,老板给了他五块钱。小时候的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,够交一季的学费。胡甫拿着崭新的纸币,满是欢喜与自豪,当即带我们到附近小卖铺,一人买了一根一毛钱的绿豆雪糕。

暑假很快来了,日头毒辣,蝉鸣聒噪,整日在家无事可做。我和堂弟金海蹲在村口大树下乘凉,聊着胡甫捉蛇的趣事,越说越心动,当即一拍即合,决定上山碰碰运气,捉蛇卖给海林老板。

说干就干,我们找了一根结实趁手的粗木棒,又翻出一个厚实的蛇皮袋,兴冲冲朝着村前的碑记坡小山走去。这是一座石头山,山上长着稀疏的松树、灌木和杂草。我们放轻脚步,小心翼翼拨开杂草,警惕地扫视着草丛、石缝和树根下,屏住呼吸,生怕惊扰了藏匿的蛇。心里既期待遇上大蛇,又隐隐害怕,手心微微冒出了汗。

沿着山路摸索着往上走,约莫半个时辰,我们来到半山腰一处平缓坡地。堂弟忽然拉住我,压低声音朝前方草丛努了努

神清气爽。

槐花开了,我搬来楼梯,小心翼翼地爬上树,开始采槐花。一只手抓着低处的树枝,另一只手慢慢地扶着,一串一串的槐花便从眼前掉了下来,软乎乎的一把攥在手里,连呼吸都是香甜的,生怕用力大了,把花弄碎了,糟蹋了槐花。采槐花,真是一种享受。

不一会儿,我就摘了一竹篮。竹篮底铺着干净的粗布,我把槐花轻轻地放进去,松松的,不压不挤,还带着枝头的露水气。

我把刚摘来的槐花清洗干净,除掉花蒂,手上也萦绕着淡淡的香味。然后把槐花拌上玉米面,撒点盐,上锅蒸熟,再淋一些蒜泥香油,就变成了一盘清鲜的蒸槐花。或者揉进面团里,烙成薄饼,饼皮微黄,咬一口,花香混着面香,那是最朴实的农家滋味,灶火噼啪作响,香气飘满屋子,平凡的日子也变得甜丝丝的。这是纯正的绿色食品,堪称人间美食一绝。乡下人的生活,平淡如水,一株槐花里藏着最真切的温馨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槐花盛开的时节,便

来,兴致极高地向我们讲述起那段刀光剑影的往事。

1949年初夏,楠木红、高湖一带残余匪众,仍如毒瘤盘踞九宫山密林深处,时时威胁竹林村及周边百姓安宁。通山县当年隶属大冶,大冶军分区于崇阳设立南三县剿匪中心指挥部,通山成立了县级剿匪指挥部。指挥长率县大队进驻乡村,依靠竹林村淳朴的百姓,于是,一场守护家园的剿匪战悄然拉开序幕。历经三天三夜激战,击毙九名匪徒,活捉匪首,一举平息骚乱。

听完故事,走在村文化广场上,感觉竹林村早已旧貌换新颜。村里建起了设施齐备的文化广场、卫生室、图书室,还修建了污水处理设施,通组水泥路实现了全覆盖,村湾太阳能路灯点亮了夜色。村里着力打造“中国最美竹林村”,2023年成功获评“省级生态村”。走进曹家湾,见村民们住进了整洁宜居的新居,庭院里花草点缀,与漫山翠竹相映成趣。近年来,村两委发展特色产业,充分利用丰富的楠竹资源,以楠竹为支柱,生产竹帘、竹席、竹筐等产品;村民们保留并传承养蜂、古法造纸传统,既能自给自足,又能增收致富。不少外出有为之士,正在酝酿回馈乡梓,投资建设家园。

■胡庆华

嘴。我顺着方向望去,一条体型不小、通体乌黑发亮的乌梢蛇,正盘踞在松树下歇凉。

我又紧张又兴奋,和堂弟悄悄对视一眼,默契行动。我握紧木棒绕到蛇的侧后方,乌梢蛇察觉动静,立刻窜向灌木丛。我一边用棍子驱赶,一边和堂弟追赶,将它逼进收割后光秃秃的稻田里。看准时机,我用木棒牢牢按住蛇的七寸,堂弟眼疾手快捏住蛇的脖颈。乌梢蛇不停扭动挣扎,我手忙脚乱扯开蛇皮袋,堂弟把蛇放了进去,我连忙收紧并扎紧袋口。提着沉甸甸的袋子,我俩相视大笑,脚步轻快地赶往强华屋。海林老板解开袋口掂量后,说蛇不足一斤重,仍按一斤结算,给了我们两块钱。

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旧事了。年少懵懂,无知无畏,敢上山寻蛇、徒手捉蛇,满心都是好奇与贪玩。可长大后反倒胆小,见过世事与百态,懂了生物多样性、生灵需护佑,再没有年少的莽撞,再也不曾捉过蛇。那些夏日山林的踪迹,捉蛇时的紧张与欢喜,早已化作童年深处一段鲜活又难忘的回忆,藏在岁月里,时时想起,仍觉趣味悠长。

■周遂成

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。我家乡学校大门前的河港边石缝里,长出两棵脸盆粗细的槐树,我们会拿着长长的竹竿,顶端绑上铁钩或镰刀,费力地勾下开满槐花的枝条。然后,一群孩子便围拢过来,小心翼翼地将那一串串洁白的花朵捋下来,放进篮子里。那过程,充满了童趣与期待。

回到家,母亲便会将这些新鲜的槐花,做成一道道令人垂涎的美食。如最简单也最美味的槐花麦饭、槐花炒鸡蛋……每一种做法,都承载着家的温暖与母亲的情怀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槐花是乡民重要的辅食食材,用它的甘甜,滋养了一代人。它不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一种对过往时光的追忆。

五月槐花香,香在枝头,香在舌尖,更香在心里。它是一年一度的约定,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,是无论走多远,都难以忘怀的乡愁。当那熟悉的香气再次弥漫在空气中,我知道,那是家的方向,是童年的呼唤,是生命中最纯粹、最美好的味道。

魅力十六潭

■蔡水贵

咸宁泉多,潭多,竹多,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山水的清韵。在温泉城区有一去处,名曰“十六潭”。

沿着一条平整的柏油路走进,这路是顺着山势蜿蜒曲折,像一条柔韧的带子,随意地抛在这青山绿树间。走着走着,那市井的喧嚣声渐渐隐去,只剩下风的絮语和脚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。道路修得极好,缓坡居多,台阶也平,山虽陡,道却舒坦,即使是蹒跚的老人,或是推着婴儿车的父母,也能悠然地行走,不觉得吃力。

潭便在这山路的臂弯里,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游人的视野里。我数了数,刚好十六个。这些潭子的大小不一,形状也各异。有的圆如满月,静卧在谷底,水色是沉沉的绿,像一块温润的老玉;有的狭长,宛如一弯新月,顺着山脚迤迤而去,波光粼粼的,仿佛藏着许多细碎的梦。山势高,潭便深;山势缓,潭便浅,都是依着山的脾气。水极清,是从山上汨汨流下的泉水,看得见潭底的卵石,游鱼倏忽的影子。更神奇的是这水的性情。冬日里来,别的河水都冷得刺骨了,它却温润着。潭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、乳白色雾气,像是大地呵出的一口暖气,柔柔地拂在脸上,带着一丝丝的甜。你若伸手拂一拂,竟是温的,那股暖意顺着指尖,能一直漫到心里去。可是到了夏天,它却又是另一番光景了。水变得冰凉,清澈得像一面镜子,将天上的云,岸边的树,都清清楚楚地映在里面。人坐在潭边的石上,暑气便消了大半,只觉得通体清凉,心也跟着静了下来。

道旁林木蓊郁,满眼都是绿。樟树,桂花树,枫树,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儿的,都伸展着繁茂的枝丫,将天遮得严严实实的,只漏下些斑斑驳驳的光影洒在路上,像一地细碎的银子。风过处,叶子沙沙地响,那声音里有青翠的味道。最惹眼的是那一片修竹。一根根笔直挺拔,竹节分明,青翠欲滴,像是用碧玉雕成的。风一吹,满林子的竹子便摇曳起来,发出萧萧的声响,清越而悠长,仿佛在喃喃地讲述着什么。

山路几转,眼前忽然一亮。一座依山傍水的仿古建筑闯入眼帘。青瓦白墙,飞檐翘角,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,格外雅致。这便是咸宁美术馆了。它不像城里的那些建筑,高高地凌驾于凡尘之上;它更像是从这片山水中生长出来的,与周围的景色浑然一体,让人感觉它本身就是一幅极好的山水画。

在潭边走累了,随处都可以歇脚。隔不多远便有精致的亭阁屹立于山间。亭子多是木质结构,古朴素雅,与周围的环境很是协调。凭栏伫立,看远山如黛,近水含烟;听鸟鸣啾啾,竹韵萧萧。当你闭上眼,深吸一口气,真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。这十六潭,慷慨地将安宁与闲适赠予了每一个到来的人。

我的心里忽然有些感动。这山,这水,这竹,这潭,千百年来便在这里了,它不曾言语,只是静静地守着这片土地。如今,它们经过工匠们的一番装饰,便以最温柔的姿态融入了城里人的生活。

十六潭不单是一处风景,它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滋养,将山水的灵秀,将自然的静谧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里去,悄悄地提升着这方水土上人们生活的品质。这大约便是“魅力”二字的内涵所在了。